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銀瓶梅 第二回 假結拜凶狠施阱 真賜贈神聖試凡

詩曰：君子相交淡水長，小人如蜜也凶狼。

見機擇方為智哲，醒眼須分免禍殃。

駐語奸狼公子辭歸府去。單說劉秀才有一厚交故友同學，是飽學之士，亦是身進賢門，未曾科第，姓陳名升。他家富饒足，承祖上基業，有百萬資財之富，田連阡陌之廣，不似劉芳是個貧寒秀士。但他二人交結相善日久，迥非以貧富分界。這劉芳屢得陳升助的薪火之資，原是厚交，不吝惜之處，足見陳升是個仗義濟急君子。當日，陳升不時過到劉芳家中敘談。劉秀才又有一見愛門生，姓梁名瓊玉，也是個本土富厚之家。但瓊玉一二九少年，父母雙亡，並無兄弟手足。彼雖年輕，也會學習武藝，算得一文武小英雄，是與劉芳一厚誼師生，亦不時資助師之困乏。不多細表。

當日，劉芳數天之後開筆書寫起一幅人物花鳥、山水雲石八大景。後兩天，裴公子親到堂中拜領。劉秀才迎接，入下座、茶畢，方取出綾絹一幅遞上。裴公子雙手接過，徐徐打開。

劉芳先問言曰：「雖承公子不嫌污目，只可見笑大方耳！」裴彪看罷八大景畫工精妙，大加贊賞曰：「巧手！果名非虛傳也！改日復來致謝，以禮酬先生巧妙之筆。」

劉芳微笑曰：「此濫習學海，書來敢當公子謬賞，何得言謝！」公子登時告別，收絹幅入袖中，上馬拱別而去。

到次日，果然命兩名家丁扛抬盒中各式禮物來謝。此一天，適值陳升秀士到劉芳家中坐談。此日一見裴家主僕五人公子前進，禮物在後，一程扛上排開。堂下有劉、陳二秀才迎接，分賓主一同坐下。及問起，陳升方知裴公子齎此重禮是酬寫丹青筆勞故也。公子又問明得陳升也是個賢門秀才。

當時，一揭開各盒，只見四季時果、海味山禽食物，又是綾羅絲緞，春夏秋冬各式二匹，又有一錠白金，足有五十兩。劉秀才見了這許多食物綾羅銀子，搖頭開言：「不敢領受重賜！此乃些小舉手之勞，敢當此過豐重禮？公子可即令盛價扛回府中去。」

裴公子冷笑曰：「足下勿怪裴某率直之言、自得誇張之罪！想家君在朝，身當部屬，於財上千百猶如牛羊身上拔一毛、大樹林上摘一葉耳！今此些許禮物，何足掛齒！且不妨得罪，汝非富厚之家，身上做一兩件衣服遮身，免失斯文一脈。休多見卻！」

陳升見裴彪如此說來，只道他真情重念斯文窮儒者，即向勸曰：「既明公子一片盛意，劉兄長亦不須執卻其美意！」劉芳聽了，只恩受領食物並綾羅，卻要返其五十兩之金。公子懇至不依，劉芳只得欣然拜領。

當日，裴公子請告別。劉芳挽留，款以早膳。陳秀才又傍留勸止，公子只得允諾領命。

此天，劉秀才命門徒備辦酒筵。

裴公子先開言曰：「裴某久聞陳、劉二位先生經綸滿腹、八斗高才，不日奮翮飛騰，為帝王之佐。今裴某一心敬重，實欲仰攀結拜為異姓兄弟，且又同述一府往來愛誼，未知二位尊意如何？」

劉、陳曰：「這是不敢高攀公子。汝乃顯貴宦門之輩，吾二人是個不第寒士，多有沾辱，豈敢從命乎？」

裴彪冷笑曰：「某乃一介武夫，不過藉家君近帝之樂，卻是個白丁無墨者。若得二位文星結拜通家，所有文書往來修遞，全憑指點，吾之幸也。且待某投書，往達京都，稟明家君，家君在部中，待汝此科，自有照應，科甲准聯矣！」

劉、陳聽了，不約同心喜悅，便允從曰：「如此吾三人不以貧富貴賤所分，且效著桃園再結之誠。」即日排修香燈於階前，三人就向當天下跪，祝告表文一番，有裴彪居長、劉芳為次，陳升年輕為季。三人中，陳、劉兩真心裴為假。

當時，只有劉秀才娘子顏氏在屏後偷看。見夫君結拜稟祝得明白，忍不住一聲笑，早被裴彪個有心人一目瞞望入後堂，偷看見了。顏氏她只得急退入內房躲避。

當時，飯饌齊備，三人坐周敘飲交談，不覺三度申刻，已是日落西山。

裴公子告別，陳秀才亦抽身，劉芳送別二人去訖。劉秀才回至房中，對妻顏氏曰：「拙夫自十八少年進身賢門，一連兩科不第，是必功名遲滯也。今或籍裴公子父親在京部，加些少提拔，得以功名早濟，未可知？」顏氏曰：「丈夫休妄喜歡！依妾之愚見，此段金蘭結拜得好不，不必言的，如不結交此人，更妙也！」

劉芳一聞妻言，心中不悅，曰：「且住口！汝婦女之流，豈知通變？此日結拜，我非高攀於裴公子。他出自真誠，來致謝我之丹青，是彼先陳及與吾二人結拜的，非我與陳升弟定必背靠此人！今汝冷語閒言，是何道理？」

顏氏曰：「妻非敢冷言多管！妾自歸君家數載，果蒙陳秀才多少恩惠提扶，不時贈助薪水之資，並義門生梁瓊玉也是一般恩惠周相，實出於一心扶持我夫婦者。何曾平日聞見這裴公子與汝些少往來，恩至之交？今因書寫二幅丹青，便即謝送此厚重之禮。如觀此人，必有一貪。丈夫乃讀聖人之書，明晰理者，豈不聞『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甜如飴』？當汝結拜時，愚妾在後堂觀見汝等祝告神祇之語，已忍不住發笑一聲。這生面人定必是裴公子，一聞妾聲音，即日睜睜偷看，料想此人不是個善良之士，比如陳秀才汝故交，妾來數載，哪有迴避之？哪有生言議論之？他乃正大君子，只無可疑疑者。今交結這裴公子，君須詳察其人乃可。」

劉芳聞言頗怒，曰：「婦女之足，三步不出外堂。自此有客到來探望，不許汝出入。多失男女之序，又露人眼目。」這顏氏見丈夫認真說來，只不答言，無語。話分兩頭。

再說陳升別卻劉芳，與裴彪分手，各自入城。未至家中，於道途中，只見一白髮老翁遠遠而來。不覺行近陳升門首，邊奔走邊連聲稱說：「有寶貝賣！」陳秀才一駐足，向老人跟前拱手動問：「請問老丈，既有寶貝物件，何以日間不來沽賣？今日天色晚了，又在學生門外呼賣不已，實為欠解，請道其詳。」

老翁見問，冷笑曰：「足下未知其由。老拙果有非凡寶貝一物，善能救解人之實厄。但吾初到盛境，不識得程途，趕至入城，天已是晚了。忙速中連連呼賣，或遇富翁善士，有憐急相幫如買者，又得求借一宿，來日早早回家，免至徬徨也。」

陳秀才聽言，曰：「原來老丈是失路之客！請問老丈上姓尊名？」老翁見問，既曰：「老拙姓呂名扶世。」復轉問陳升，求借一宿。陳秀才一諾承允，即請他進至大堂中。老少分賓主坐下。陳升此時間及：「尊者有何盛寶？求借一觀。」

老人見陳秀才乃一賢良君子，即取出一物。用五色絨線包裹數重，一一揭開，乃一個小小瓦淨瓶，言：「此寶名蓮子瓶。」陳升見了，冷笑一聲曰：「老尊丈，無乃謊言欺人的。汝今一小瓦瓶，何為寶貝之物？」

老人曰：「足下休得小覷此物！汝乃富厚之家，園中必多種植花果之物，內有栽種之蓮，且取來蓮子二三兩，待老拙當面試演來，演汝一觀，便知它是一個寶瓶矣！」陳秀才聞此說，即命家僕往後園取到蓮子一盅，遞過賣寶老人。他即持過，挑揀上四十九粒放在瓦瓶中。他低聲唸唸有詞，不知什麼咒言，一刻間，瓶口標出成枝，二刻發葉，三到開花，四刻仍結回蓮子，當時遍室異香。

陳知細看每一蓮花，四十九朵結四十九粒蓮子。實乃是個寶瓶奇物也。

陳升驚異曰：「學生果乃肉眼無珠，不識此瓶是稀世之寶。未知老丈果售否？」

不知老丈如何對答，或售或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